

当代世界儿童文学译丛



法国
儿童文学选

FAGUOERTONG

WENXUEXUAN

江苏

人民出版社



1565.84/5
D206/16

当代世界儿童文学译丛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906314

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 编

法国儿童文学选

郁 馥 唐有娟 吴玲玲 译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906314



封面 扉页 朱成梁

插画 王孟奇 朱成梁

法国儿童文学选

郁 馥 唐有娟 吴玲玲 译

江苏省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编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375 插页 2 字数 166,000

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10,000 册

书号: R10100·602 定价: 0.63 元

责任编辑 黄天戈

12306/16

目 录

大河的魅力·····	1
小尼科拉和小伙伴们·····	80
芒迪法—凯尔诺兹灯塔又亮了·····	110
追逐星星的孩子·····	122
打猎去·····	156
七里靴·····	172
贝隆蒂娜的故事·····	208
普罗旺斯童话·····	244
译后记·····	265

大河的魅力

亨利·博斯科

亨利·博斯科 (Henri Bosco 1888—1975)，是法国一位多次获得文学奖的当代作家。他出生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城一个普罗旺斯人家庭。父亲是个石匠兼制作弦乐器的工人。亨利·博斯科曾在阿维尼翁、格勒诺布尔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读书，取得法国大、中学校教师学衔后，曾长期在法国南部和北非任教。

他七岁时就开始写作。1924年发表第一部小说《皮埃尔·隆佩图兹》，生平共著作小说三十多部，还有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和诗歌。1953年获国家文学奖，1959年获青年文学奖，1968年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奖。

博斯科主要以写实与虚幻交替的手法，描写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自然风光、乡村景色，以及具有古老传统信仰的农民的生活情趣。他的许多故事浸透着神奇色彩。部分作品反映了北非的风土人情。

本文是他的一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文笔优美，引人入胜，同样表现了他的写作特色。

诱 惑

我很小的时候，住在乡间。我们的房屋是田野里孤零零

的一座小农舍。在那里我们过着宁静的生活。父亲的姑姑马蒂娜和我们住在一起。

马蒂娜姑奶奶是一个旧式妇女，戴着用凹凸布做的帽子，穿着带褶的长裙，腰带上挂着银的小剪子。她是我们家的总管，人、狗、鸡、鸭都归她管。而我呢，从早到晚挨训。我虽然是个温顺的、听话的孩子，但也没用，反正她要骂我。她暗地里十分宠爱我，这么做，是以为可以掩盖她那宠爱的感情，其实她的这种感情时不时流露出来。

在我们四周，只能见到一片田野，一排排柏树，矮小的农作物，以及两三座孤零零的田间农舍。

这单调的景色使我郁郁不乐。

但是远处有一条河流。

晚上聊天时，大家常常谈起这条河，尤其是在冬天的夜晚。可我从来不曾见过它。这条河给我们的庄稼带来了好处，也造成了灾害，紧密联系着农家的命运。它时而哺育土地，时而毁坏庄稼。因此似乎这是一条又大又有威力的河。秋天，雨季来临，河水上涨。人们听到它在远处咆哮，有时河水漫过了堤坝，淹没了我们的良田，不久河水退去，留下了一片淤泥。

春天，当阿尔卑斯山脉积雪融化时，又出现了另一些小河。在它们的冲击下，堤坝裂开，于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变成了一个太湖。到了夏天，酷热的气候使河水蒸发。这时，由鹅卵石和沙子覆盖的一个个小岛切断了水流，在太阳下冒着热气。

这些情况我只是听说的。

我父亲常常警告我说：“你玩吧，要到哪里去就到那儿去好了，地方有的是。但不准你跑到河边去。”

我妈妈补充说：“孩子啊，河边有好多窟窿，掉进去要淹死的，芦苇丛中有许多蛇，两岸还有波希米亚人。”*

这些就足以使我日夜向往着这条河了。每当我一想起它，就吓得脊背发凉，可又有一种想亲眼见见它的强烈愿望。

有一个违禁捕鱼的人常来我家，这人是个干瘦的高个子，长脸尖下巴，目光炯炯，带着狡黠的神情；他有着肌肉凸出的胳膊，坚硬的脚板，灵活的手指；行动十分敏捷，象是个无声的影子。

“瞧，巴加博来了，他给我们带鱼来了。”父亲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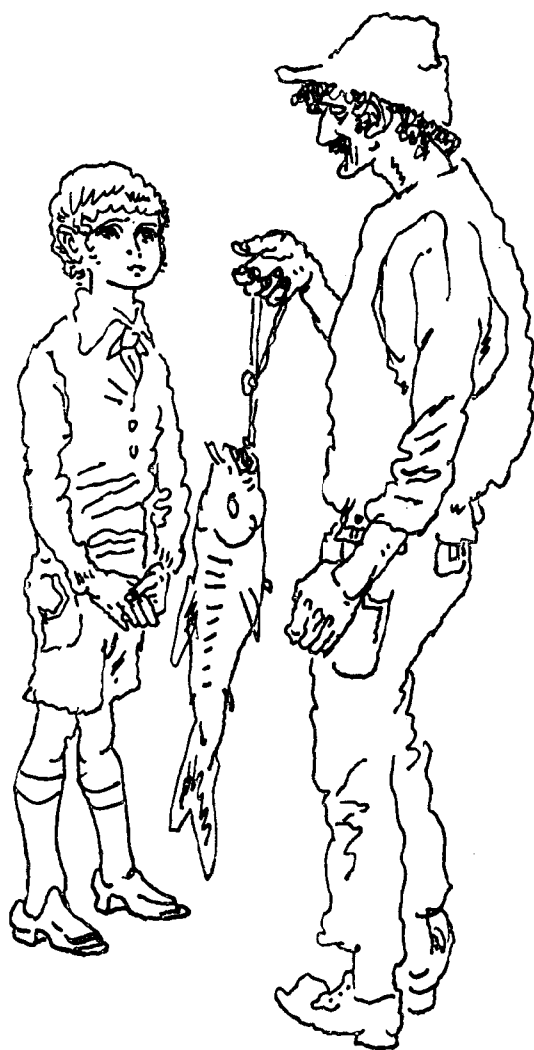
真的。巴加博把一篮篮闪闪发亮的鱼放在厨房桌上。这些鱼使我兴高彩烈。银白色的鱼肚皮，青蓝色的背脊，带刺的鳍，在水藻中闪闪发亮。这是才从河里捕来的活蹦活跳的鲜鱼哩。

“巴加博，您怎么会捕到这么多好看的鱼的？”

巴加博含糊其辞地回答我爸爸说：“布卡吕先生，上帝可怜穷人，还有就是我有一双手。”

我们从来没有从他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。

*法语音译词，按英语音译为吉卜赛，俄语音译为茨冈人，都是指同一个以过游动生活著称的民族。最先住在印度西北部，十世纪前后开始外移，到处流浪，现几乎遍布世界各地。主要靠小手工业为生，妇女擅长歌舞。



有一天，我独自在家，巴加博象往常一样忽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手里的一个钩子上吊着一条大鲱鱼。他对我说：“这是给你的，拿着，给你。”

他把鱼放在桌子角上，然后带着一种奇异的神色瞧着我，喃喃自语：

“小鬼，小鬼，你有一副好玩的脸蛋，一张渔夫的脸，你捉过鱼吗？”

“没有，巴加博先生。他们不让我到河边去。”

他耸耸肩。

“算了吧！可是如果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就会使你认识许多谁也没有到过的好地方，特别是那些岛上……”

从这天起，我就再也睡不着了。

夜间，我常常想着隐藏在岛边树林中的奇妙的角落，除了巴加博，那地方从来没有人去过。

有几次，巴加博把一些漂亮的烤蓝钢质的钓鱼钩，或者一些削得很好看的小软木塞子拿给我看。

巴加博成了我心目中的伟大人物，我钦佩他。可是他那双灰色的狡黠的眼睛使我产生恐惧；而由于这种恐惧，我对他的友谊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。

当他在的时候，我有点怕；当他不在的时候，我感到若有所失。要是我听到他的草鞋在院子里发出的走动声，我的心就开始剧烈跳动起来。很快，他就发觉我对他抱有兴趣。但是他装出漠然的神态，这使我十分苦恼。有时一连两星期见不着他，我简直呆不住了。一种想跑到河边去的狂热的愿望

占据了我的心头。但是我怕父亲，他不是说着玩的。

冬天又到了，天气寒冷，狂风怒吼，雪花飘飞。这时候到野外去乱跑，那无异是发了疯。烤烤火多舒服，大家都在火边呆着。可是一到春天，风和日丽，天高气爽，人们需要空气和活动。我象所有的人一样，也感到有这种需要。而且一种偷跑出去的愿望竟如此强烈，以至我为此而感到胆战心惊。

我常常差点就决定按照这种欲望去做，找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出发去漫游历险。可是没有机会。

这个机会终于来到了，情况是这样的：我的父母必须离家数日，他们不在时，理所当然由马蒂娜姑奶奶来掌管全家的事务。我已经说过，马蒂娜姑奶奶是专横的；但是一到她独自和我在一起时，就允许我有各种自由了。因为她自己就要自由，要是从早到晚管着我，她还能有自由吗？对周围的人实行专横统治的人，他自己也要跟着受约束。马蒂娜姑奶奶知道这一点。所以她让我自由自在，可以到处乱跑。

她白天黑夜，楼上楼下，来来去去，匆匆忙忙走个不停，脚步轻得象老鼠，几乎觉察不到。当我的父母亲在家时，她几乎是静静地呆着；当他们一走，她马上就开始走来走去。别人再也见不到她了，只听见她在一个个房间里搜索。一会儿她躲进黑洞洞的地窖，一会儿又消失在食品储藏室。

她到底在干些什么活呢？天晓得！人们隐约听到一阵阵神秘的声音，木器移动声，箱子掉下的碰撞声，然后是一阵寂静……每当马蒂娜姑奶奶住在这座古老房子里的时候，她

最喜欢顶楼。每天下午她都要爬上去，经常在那里呆到天快黑。这是她最喜爱的藏匿的地方，她的天堂。顶楼上并排放着一只只古老的钉着铜皮的箱子，外面套着羊皮。这是些上百年的箱子，里面放着许多旧衣服：女式紧身花上衣、缎子背心、发黄的花边、刺绣品、银扣薄底浅口皮鞋、漆皮长统靴。那些玫瑰红丝绸的长裙，配上齿形花边、闪闪发亮的金片，以及棕褐色的、火红的、紫红的饰带，多美啊！当然颜色已不鲜艳，还散发着陈旧的气味，不过还是令人喜爱。因为所有这些东西都散发出熏衣香精的香味。而这些还不是唯一的珍宝！一只钩子上挂着一些老祖宗的画像，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叠彩色的器皿，一只乌木箱上放着一对银烛台。地板上一大堆发黄的纸堆里夹着一些皮面精装书，纸堆已成了老鼠窝……此外，天花板上挂着一条陈旧的鳄鱼标本，这是一个名叫阿尼巴尔的海员叔叔送的礼物。

当马蒂娜姑奶奶爬上顶楼，紧紧地锁上门，把自己关在里面时，我想世上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她从那里拉出来的。我是无权跟她进去的。她对我说：“上花园里去玩吧，我得理理这些乱糟糟的东西。”

我明白她的意思，独自在屋里漫步走了一会，就到井边的无花果树下坐着。

那是四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，就在那棵树下，一种诱惑力忽然吸引了我，打动了我的心。这是春天的诱惑。那碧净的天空、娇嫩的树叶、盛开的花朵对敏感的人，这是一种最迷人的诱惑。

于是，我顺从了它。

我穿过田野，啊！心在剧烈跳动！春天正展示出它全部明媚的景色。当我推开朝向草原的大门时，各种花草树木的芬芳，扑鼻而来。我头也不回地一直奔向一个小树林。那里，一群群蜜蜂在飞舞，飘散着花粉的空气也随着蜜蜂的翅膀轻轻地颤动。远处一座杏树园开满了花，象是一片白雪。来自南方的斑尾林鸽在咕咕地歌唱。我被这美丽的景色陶醉了。

一条条小路不怀好意地引诱着我。“来吧！再多走几步有什么关系呢？不远就是第一个转弯处，到山楂树前面你就停下来好啦。”这样的召唤使我昏头昏脑。林间小道蜿蜒曲折，两旁的一排排树上结着青果，栖息着小鸟。一旦走上这种羊肠小道，我能停得下来吗？

我愈往前走，愈是被这路的魔力吸引住了。我走着走着，路渐渐变得越来越荒凉起来。

农作物不见了，泥地更粘了，这儿那儿长着一些高高的灰草、小小的柳树，空气中散发出一阵阵河泥的气味。

忽然，在我前面出现一道堤。这是一道高高的土堤，顶上种着杨树。我爬上去，发现了那条大河。

河面宽阔，向西流去。积雪溶化，河水暴涨，奔腾的水流夹带着一些树木向下游呼啸而去。河水混浊，灰色，不时无端地卷起巨大的旋涡，把从上游冲下来的漂流物吞没。当汹涌的旋涡遇到一个障碍物时，就怒吼起来。五百米宽的河面上，巨大的水流一股劲冲向岸边。河中央，一股更为凶猛

的水流在滚动，黑黑的浪尖劈开了混浊的河水。我觉得太可怕了，吓得直打颤。

下游耸立着一个岛屿，河水由这儿分流。覆盖着浓密的柳树林的河坡很陡，使人难以上岛。这是一个长着茂密的桦树和杨树的宽阔的岛屿。被河水卷倒的树干冲到这儿便搁在岬头上。

当我的目光转向河岸时，发觉在我站立的堤下面，正巧是一个小海湾，海湾边是个细沙滩。那儿，河水渐趋平稳。这是个死角。我走了下去。女贞树、高大的柳树、青翠的桤树合抱成为这个隐蔽所的拱顶。

千百只昆虫在阴暗处发出嗡嗡的叫声。

我在沙滩上看到一些光脚走过的足迹，是从水里往堤上走去的。脚印阔而有劲，象是动物的足迹。我不禁害怕起来。这地方荒无人烟。河水咆哮着。是谁经常到这个隐蔽的小海湾、神秘的小沙滩上来的呢？

对面岛上始终是静悄悄的，可是我觉得它的样子吓人。我感到自己孤单、软弱，处于危险的境地。但我不愿走开。一种神秘的力量把我留在这种孤独之中。我寻找可以藏身的灌木丛。也许有人在窥视我呢。我轻轻溜到一个带刺的矮树丛中隐蔽起来，脚下松软的泥土上盖着一层有弹性的、柔软的青苔。在那儿，别人看不见我，我却能看见外面。我一面监视着岛上的动静，一面等待着。

起初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树叶的荫影长长地盖在我身上；昆虫一直在飞舞，时而飞过一只鸟儿；水在流动，河滩弯弯曲曲

曲使水流变得缓慢。时间在一点点过去，显得单调。空气变得暖烘烘的。我昏昏沉沉地打起瞌睡来了。

我大概睡了很久。是怎样醒来的，不知道。当我睁开眼，发觉自己是呆在灌木树下时，不由得感到惊讶。夕阳西下，已经接近黄昏了。周围好象没有一点变化。可是我仍躲在那儿一动不动，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。

突然，在岛中央的树林中，升起一股白烟。岛上有人住。我的心猛烈跳动起来。我注意观察对岸，什么人也没有出现。过了一会儿，烟慢慢消失，仿佛一点点退回树丛中，被看不见的地面吸收了，什么也不存在了。

黄昏来临了。我从隐蔽处出来，走到河滩上。我发现在原来见到的一溜脚印旁边，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脚印，这使我十分恐惧。那就是说在我睡着的时候，曾经有人走过我隐蔽的地方，他是否看到了我呢？

现在，夜幕降临到芦苇丛后面了。从灯芯草丛中突然飞起一只鸟，发出一声尖叫，接着从岛上发出一声呻吟般的回响。

我逃跑了。天黑时，我才到家。马蒂娜姑奶奶是怎样接待我的，你们可以想象得到。

“你这个流浪儿！死不归家的！轧马路的！”

她用鼻子朝我身上闻，说：“你身上都是泥味。”“啊！你的头发可好看啊！”

头发上钩着树叶和刺。

“去梳梳头！”

我不答腔，垂头丧气地去做。我了解马蒂娜姑奶奶，她发一阵火，嚷嚷一阵，也就算了。

“你不害臊吗？”

我当然害臊，但害臊的人是不说话的，于是我就不开口了。

“要是我把什么都告诉你父亲的话，嗨！帕斯卡雷（我的名字），你现在就能想象你的父亲会做什么！……”

我完全清楚这点，但我也了解马蒂娜姑奶奶，她的一举一动都在对我说：“小坏蛋！马蒂娜姑奶奶拿你这小鬼没办法，就算你运气好吧！不管怎么说，你父亲小时候还干出其它许多事情呢！……”

她表面上挺厉害的样子，心里却在疼我。

“你大概饿了吧？……”

我真的饿了，就老实说了。

“当然罗，”她一边准备煎锅，一边嘀嘀咕咕地说，“从早上七点到现在！……可怜虫！我保险你是昏了头……”

我撒谎说道：

“真的，马蒂娜姑奶奶，这会儿我头晕，不过不太厉害。”

“可我只能给你一点汤……还有两个西红柿……还有一点香肠……”

一阵脚步声，巴加博走进了厨房。

我从来没有觉得他那么高大。他的样子显得粗犷。马蒂娜姑奶奶很惊讶，手中的锅差点掉下地。但是巴加博并没有觉察到，他说：

“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些红眼鱼，请烧一烧，你们不会拒绝我喝杯酒吧。”

于是，他就在桌边坐了下来。

马蒂娜姑奶奶拿起鱼篮子。

我们听见她在刮鱼鳞。锅里油在冒烟。我们邀请巴加博吃饭。马蒂娜姑奶奶拿来了一罐葡萄酒，还有黑面包和醋。

巴加博从他口袋里拿出一把长刀，给自己切了一大块面包，夹上两条鱼，拿着刀在吃食上方划了一个十字，然后就吃起来。

我们瞧着他。他一言不发，身上散发出大河的水腥味。

我不想吃，他发觉了。我们的目光遇到了一起，他喃喃地说：“孩子啊，应该吃点，这鱼，我是为你捉的。它来自哪条河……你很清楚，那条河，是吗？……有岛，有矮树林，那儿可以躲藏，是吧？”

我脸色发白。马蒂娜姑奶奶注意地看着我。巴加博从菜盘中夹起一条鱼，放进我的小盘子里。他用一种出人意料的细巧动作，把鱼切开，取出骨刺，在肉上倒上两滴油，浇上一些醋。他说：

“不缺什么了，你可以咬着吃了。”

马蒂娜姑奶奶有点赌气。这顿饭在不声不响中吃完了。

当菜碗拿走后，老是沉默寡言的巴加博用他的刀尖开始在桌上划一些奇怪的图像，是些陌生的鱼，有的全身长满了刺，有的头很大，张着贪食的嘴；还有些古怪的蛇以及水龟。

马蒂娜姑奶奶和我被这些奇怪的动物所迷惑，我们谁也

不说话。忽然巴加博低声说道：

“好象要下雷阵雨。”

不一会儿，远处果然打雷了。

巴加博站起来说：“晚安！我得抓紧时间。”

说完，他就走了。

雷声隆隆响了一整夜。低沉的雷声笼罩着整个乡村。闪电忽亮忽灭，宛如一双双火剪。一阵巨雷向一棵松树打去，噼啪一声，松树被打倒在地。房屋在震动。隆隆的声音在地层深处回响。我缩在被窝里，想着那条河在闪电的蓝色光亮下，大概会发出阴森森的光吧。

狂风暴雨拍打着房屋，整幢楼房呻吟起来。雷雨一直下到早晨，这才咕隆咕隆地低声叫着渐渐离去。太阳穿过云层，以强烈的折射光芒照耀着广阔的田野。

阳光照晒了三天，湿地才收干。这三天，我没有出外活动。

马蒂娜姑奶奶重又开始走来走去。她沉湎于自己的癖好，早已忘记了我偷跑的事。

岛

一个星期二的早晨，天蒙蒙亮，我又出发了。马蒂娜姑奶奶头天东摸西摸搞到半夜，此刻还在房里熟睡。我趁她睡着，把无花果、核桃、大块面包等吃食塞进一个小背包。一小时后，我就到了河边。